文艺随笔

成人之美

■ 明斋

在北宋文坛，欧阳修无疑是一位领袖级的人物，不仅诗词俱佳，是文章高手，而且身居高位，于品德藻行方面，也是第一等的人物，他的话语，是颇具分量的。

宋仁宗嘉祐元年（1056年），苏洵（苏轼的父亲）带着两个儿子长途跋涉来到汴京参加科考，欲凭借一杆狼毫笔头叩开当朝政坛大门的时候，很想拜访一下欧阳修，并希望通过他的脉望多结识几位当朝的名宦公卿。这是当时士子们前行的常规路径，风气使然，也不算丢份儿。

有那么一天，苏洵在拜见过欧阳修之后，顺便吐露了自己的心声：请欧阳修写一封书信，将自己以及两个儿子引荐给当朝宰相郑国公富弼。欧阳修闻听，不假思索，捉笔成文，郑重写下一封信札，云：

某启。暑雨，不审台侯何似。有蜀人苏洵者，文学之士也，自云奔走德望，思一见而无所求。然洵远人，以谓某能取信于公者，求为先容。既不可却，亦不忍欺，辄以冒闻。可否进退，则在公命也。（《欧阳文忠公全集》一百四十四卷）

意思是说，富公您好，近来天气暑热，又兼雨湿，不知您贵体可安？现有一位从四川来的文士，文章写得真好，说是出于对您清贵人格和崇高名望的仰慕，很想见您一面，聆听您的教诲，其他无所企求。他远道而来，误以为我是您信任的人，找我来作个引荐人，我既不忍心拒绝他，也不能够欺骗他说不认识您，于是便冒昧写下此信；见还是不见，一切请您老裁夺。这封信写得真是漂亮！既委婉地介绍了苏洵的才学和身世，也充分地表达了对于这位富郑公的敬重之意，句句诚挚，字字含情，朴茂感人，清晖朗照。于是，古今学者均赞誉欧阳修是“君子成人之美”。

今日披阅辞书，见“成人之美”一词出自《论语·颜渊》：“子曰：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小人反是。”反复推敲之下，觉得孔夫子的原意是讲：君子成（美）人之美，不成（恶）人之恶。也就是说，品德高尚的人，会帮助做好事的人去做好事，不帮助做恶事的人去做恶事；小人则正好相反。原来如此。

还有一层意思：既然是举世公认的“君子”，自然会爱惜羽毛，洁身自好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要去帮助的。

海天片羽

喜欢

■ 黄孙赫

我带6岁的儿子远镇去上海，是因为他喜欢电梯和火车，这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和战略考虑。运气是指上海正好有国内最快的电梯和最快的火车，一举两得，倘若换成火锅和火车，一个地方还解决不了问题。战略考虑是指趁他还不知道迪士尼为何物，赶紧先去上海，目的不变，选择更便宜的路线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

我一开始觉得，喜欢电梯和火车，比我小时候喜欢四驱车和自行车有出息，他像搞学问的，我像玩摇滚的。没几天，远镇过来和我说，他以后想买一辆房车，我对此进行了一次归纳分析，电梯、火车、房车，无非是一个移动的房子，可以舒舒服服地到达诗和远方——这我也喜欢，所以我们还在一条起跑线上。这条起跑线叫作“喜欢”，这是人类大脑的一个神奇出厂设定，倒不是说设定了喜欢什么，而是设定了总会喜欢那么一两件事物。

喜欢，能体现人类大脑的多样性，或者叫人性的“长相”，长相就是有的人眼睛大点，有的人耳朵小点，大家长得不一样，人性也是，有人喜欢火车，有人喜欢火锅，爱好总不同。这种多样性是把双刃剑，不好的一面是，人类文明要长远发展，远到突破星际文明，不需要太多多样性，按照小说《三体》提出的“黑暗森林法则”，大家得思想高度统一，必要时果断采取措施，如藏匿自己、消灭对方，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站出来倡导主动投出橄榄枝——那就完了，因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认知障碍巨大，大到只剩消灭对方一条路可以走。所以人类文明越想称霸全宇宙，越需要“专心致志”，最好别喜欢那些“乱七八糟”的东西，统统忠于“生存”。好的一面是，我们还没有达到星际文明的水平，我们还可以开开心心地玩一阵子，而当我们达到星际文明，继而称霸全宇宙，我们又可以“分心”了，可以把荒废千万年的美术、音乐、电影等喜欢的东西重新挖出来玩，形成一个历史的闭环，初始和结果是快乐的，过程是痛苦的。

就个人喜欢而言，比如远镇喜欢电梯，这是一场历练，因为随着他的成长，他会遇到千千万万的不喜欢电梯的人，他们可能会说，哎呀你怎么喜欢这个玩意，这哪有电冰箱好，电冰箱能制冷，能开门，还有一个小灯，广告上说了它宇宙第一，我邻居的三舅姥爷都说好……这时远镇可能会产生自我怀疑，难道我喜欢的东西不对？这会产生三种结果，一是他继续固执地喜欢电梯，二是他转而欣然喜欢电冰箱，但我更希望他选择第三种，就是独立思考，改进自己的喜欢——电梯和电冰箱，大家都姓电，电是什么？这个问题伏特问过，爱迪生问过，张居正回答过，张居正答道：凡貂皮及绮丽之服，皆有光，每于冬月盛寒时，衣上常有火光，振之迸炸有声，如花火之状。我猜他的意思是，电，不就是凌于貂皮及绮丽之服之上的花火吗？

人生况味

荔枝熟了

■ 黄宏地

荔枝园的荔枝熟了。

荔枝园的荔枝有四百多亩，三千多棵，漫山遍野，连绵茂密，一眼望不到头。红透了的果实挂在树枝下，挂在树枝上，挂在树梢上。向阳的一边密密麻麻的，不向太阳的一面就少多了，多少相间，一棵树能收获百来或者二百斤，三千多棵树，就有三十多四十万斤的收获了。这种应时水果，赶早不赶晚，赶早了能卖好价钱，早一天和晚一天的价钱相差甚远，就是同一天早晚的价钱都会不一样。工人一个星期前就进场了，250元一天一人，还包吃包住，虽然招工很难，但还是满地找来了四五十个人。

今年的荔枝准备卖往湖南，计算过了，在湖南能卖好价钱。尾叔也是一个星期前便赶往长沙水果批发市场去了，租好摊位，和客户早有联系。凌晨三点运荔枝的车一到，立即开卖，上午八九点钟，就可以卖完收摊喝早茶了。往年的荔枝都在广州出售，不往远说，去年在广州，除皮去毛，纯利润挣六十多万，今年换成湖南，会多挣些。尾婶就一个人在荔枝园里打理事务。别看她戴副眼镜，白白净净、斯斯文文的，也是里里外外收拾得理清条楚，有条不紊的。采摘、清枝，去叶，过磅、装冰、包装，搬运上车，一气呵成，连一声听得见的吆喝都没有。

面对到处都是荔枝的场景，我是只有眼福没有口福的，小时候落下的病根了。听老人说，古时候，别的农作物收成都不好时，荔枝却会丰收，这说法也是没什么道理的。那几年，是海南荔枝最丰收的时候，海口附近的羊山地区，就是著名的荔枝产地，据考证是一万年以前的火山爆发，被火山熔岩浇灌过的土地，真的肥沃得不得了，熔岩，积淀成了方圆数百平方公里的岩层，坚硬得要命，要活命的老百姓便用各种工具把岩石一块一块凿开，垒成一块块的田园，然后在石块和泥土的隙缝里播种和收获，种出来的庄稼，叶子肥得流油，果实丰满硕大，更奇观的是满山满崖长满了野生的荔枝树，荔枝成熟的季节，几十公里之外的海口市都能闻到熟荔枝的味道。

记得读小学时，少先队有一次活动，我们就是前往永兴镇进行野营（永兴隶属羊山地区的一个乡镇），去参观那里用石头垒起来围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园田地，园田地里满是碎石拌着泥土，各种瓜果菜蔬就是从这种地里生长起来的。这些用石头垒起，又一块一块被分别着连成了一片，随着山势高低起伏，数十米内，只听得见人声喧哗，不见人头影踪的场景，也真是一种奇观。

那次野营，已经过了荔枝成熟的季节，村民们把剩余的荔枝烤成荔枝干，他们特别建有一间一间熏烤荔枝干的房子，这些房子用石头一块一块垒成，野营活动结束，我用家里给的五毛钱，跟当地农民买了一大袋荔枝干，有十多二十斤吧，步行了十多公里，深一脚浅一脚地把一袋荔枝干背回家来。记得小时候会念的一首关于荔枝的海南童谣：“荔枝壳，做饭勺，荔枝膜，打头额，荔枝肉，把来吃，荔枝仁，做饼吃。”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最难吃的食物，恐怕就是用荔枝核碾碎后做成的烤饼了。

我的童年记忆琐碎而富有生趣，记得那几年，海里有鱼在游，天空有鸟儿在飞，也有阳光雨露，也有春风拂面，田地里的稻穗也是节节长高，农民也是稻谷熟了就颗粒归仓的。也是那几年，又是荔枝上市的季节，得胜沙路一条马路都是卖荔枝的，荔枝不是摆在篮里，也不是摆在筐里，而是铺起草席堆在马路上卖，多少钱一铲，论铲不论斤。荔枝在马路上堆积如山，走过路过的人随便吃，我那天因为肚子太饿，饿得慌了，饥不择食，就在马路上吃了起来。再后来，我天天在马路上转悠着吃荔枝。

荔枝本是食疗佳品，可补脑可健身，我这么没边没界地吃着，是超了量了。果真，没几天，我就无力再吃了，发了烧，浑身乏力，躺在床上，仿佛躺在空无一物之上，身体沉沉浮浮，飘飘荡荡地，去医院看了，医生说是荔枝吃得太多，要适量。开了一些药，熬了半个多月，到底还是活了过来。从此，我不再吃荔枝。这个习惯，还一直保持到现在。以后也一定还能保持下去，习惯也就自然了。

《写生翎毛图卷》（国画，局部） 赵佶（宋）作

《放晴》（油画） 卢士刚 作

潮汐·纪念《海南日报》创刊75周年

遇见

■ 颜小烟

我常常会想起那个洒满阳光的午后，窗外的苦楝花正在簌簌地落下，伴随着一两声小鸟的啁啾，时不时还会有一阵淡淡的花香传来。那是我第一次翻开办公桌上那一堆叠放整齐的报纸，只是那么随手一翻，就翻到了让人心驰神往的《海南日报》。

那时的我刚刚参加工作，每天忙得焦头烂额。因为环境的改变和身份的转变，我常常变得无所适从。虽然前辈们个个对我关爱有加，但与生俱来的疏离感总是让我陷在莫名的孤独之中。直到那天无意翻开了那份报纸，才让我重新找到了和这个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。

渐渐地，每天下午邮递员送报纸的时间变成了最令我期待的时刻。仿佛黯淡的生活里突然射进了一道温暖的阳光，平淡的日子开始一点一点地被各种纷繁的信息点亮。从春天到夏天，有报可读的时光让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简单而美好起来。

当时恰逢中国队踢进了韩日世界杯，整个世界喧嚣一片，而我却只能静静地从《海南日报》上把世界杯的比赛赛程翻找出来，记在笔记本上，然后再掐着点跑到同事家去蹭电视。真的很庆幸，在忙碌的工作之余，我们还能偶有闲暇，透过《海南日报》这个窗口，去看看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大事，去感受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，以及去体验世间各个角落里正在上演的悲欢离合……当然，我最喜欢读的还是刊登在《海南日报》副刊上的文章，虽然每周只出刊一次，但在这样一个安静的版块里，透过一粒粒洁净的文字，我仿佛听见了自己心灵的回响。或许在我当时的简单认知里，真正能够治愈孤独的，也唯有这刊印在报纸上的美好文字而已。

在无声的浏览中，时间悄然流逝。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，多年之后的某一天，我竟能在《海南日报》的副刊上读到了自己的文章。

那天一大早，有好几个同学给我发信息，说是看到了我发表在《海南日报》上的文章，向我表示祝贺。我一脸茫然，根本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。直到中学的语文老师陈老师联系上我，说出了发表的文章题目时，我才缓过神来。那篇文章是我参加第一届文昌青年文学奖的获奖作品，听文昌作协的符兴全主席说，当时已经被他推荐给《海南日报》的编辑了。我一直以为只是交给评委们评稿，也没太在意，没想到最后竟然发表在了《海南日报》的副刊上。于是，在既惊喜又紧张的状况下，等待的时间开始变得无比漫长。

好不容易熬到了下午，当邮递员把《海南日报》递给我的时候，我便迫不及待地翻开报纸，找到了副刊“椰风”。那里确实刊登了我的文章，而且整篇文章的篇幅差不多占了副刊的半个版块，很难不被别人发现。我把手放在报纸上刊印自己名字的地方，心里满是欢喜，但却激动得不敢与任何人分享。窗外的阳光仿佛知晓我的心事一般，轻轻地落在我的身上，温暖得让人感觉恍如隔世。那一刻，世界静谧如初，只有稀疏的树影在办公桌上随着微风轻轻地一晃一动。在那样一段寂静的时光里，我把那篇文章来来回回读了三遍，然后心满意足地把它放进了一个透明的文件夹里。

没想到，过了一个多月，我的另一篇文章又发表在了《海南日报》的副刊上，同样的篇幅，同样的惊喜，同样的阳光和微风，我也用同样的动作把那篇文章反反复复地读了几遍之后，又一次把它放进透明的文件夹里，并在文件夹上贴上标签，写上了“样刊”两个字。我知道，这一篇文章肯定也是符兴全主席当时一起推荐给《海南日报》的编辑老师的。那一刻，我的心里溢满了感动。虽然我一向笨拙于表达自己的感谢，但我深深地知道，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不仅是文学前辈们对新人的提携，更是他们寄予新人的殷切的希望。

后来，写得多了，我便开始尝试用笔名给《海南日报》的邮箱里投稿。没承想，刚投的第一篇文章就被发表出来了，巨大的喜悦冲击着我，小小的成就感让我喜不自禁。带着对编辑老师的感激之情，我小心翼翼地把那张报纸收进了“样刊”文件夹里，并在心里跟自己说，继续加油，努力写，一定要让这个文件夹慢慢被自己的文章填满……

再后来，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，我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忙，读报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短。但多年下来，每期只要一遇到有自己文章发表的《海南日报》，我都会静静地收藏起来，直到“样刊”文件夹填满了一个又一个。

如今，我能够用手触摸到报纸时间日渐减少。二十几年的光阴坚硬有痕，仿佛只是弹指一挥间，又仿佛是一步一步涉过漫长的时间的河流。当我再一次在周末的图书馆里，用手轻轻翻开那一份份久违的带有墨香的纸质的《海南日报》时，时间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苦楝花簌簌落下的春日午后。

我看到，那个年轻而又孤独的自己，正在轻轻地掸去桌子上的灰尘，然后随手翻开堆放在桌角的那份报纸。当时，阳光正好，花香正浓。

诗路花语

到菠萝的海去（外一首）

■ 邓亚明

六月，菠萝的海正在流蜜
南方每寸红土地都是甜的
吹进菠萝的海的风，缓慢而凝重
连空气都是黏稠的，像小时候
每到夏天母亲最爱煮的糖水

阳光热辣辣，流出的汗水
还没滴进泥土一下子就被蒸发
风吹不进来，连风车都转不动了
但运载菠萝的卡车，川流不息
跑得比大海的浪花还快
我怕我是迷路了
在菠萝的海转了一天，还没找到出口
那些皮肤晒得比泥土还红还黑的果农
用手朝天边给我指了指，可到了那里
那里仍然是菠萝的海的天边
在风吹不进的菠萝园，每株菠萝
跑得都比我快，比我远

◎到金鲳鱼场去

大海没有路，大海又全都是路
驾驶船只的渔民从不会走错
只是渔场建在大海的远处，他们说
深海养殖技术越来越成熟
我问一亩大海能养多少金鲳鱼
他们说没有算过，但投给渔场的饵料
以及流进大海的汗水，在大海守候的
万千个日夜，都能计算
然后，他们告诉我
捕获起来的金鲳鱼也能计算
那时候，必须动用大型起重机
以及大型船只，我脑海立即浮出——
巨轮出海、人跃鱼欢、波澜壮阔……串串词语
回去的船上，铺展在我眼前
是一条条辽阔的海路

五指山之夜（外一首）

■ 唐鸿南

路过这里的风
都会说黎话
听懂黎话的水
同样会酿山栏酒
醉过酒的黎人
仿佛山中的群鸟
一辈子
守住五指山的夜
偶有孤独
却从未感到寂寞

◎另一种声音

我愿意为你
倾听雨林气息中
那些滴落的声音
那些被夜幕降临
掠过的暗夜的雾水
我不会看见的
那些风声雨声
那些泡着山栏稻香
逐渐变色的声音
那些醉了之后
仍然活跃升温的声音
这一切
不为别的
你仅是我
愿意倾听的
另一种声音

萤火虫

■ 艾建桥

暮色弥漫
你提着一盏灯笼
在草丛叶隙间穿梭

你丈量大地的尺度
从不追问远方，只把思绪
织成忽明忽暗的心事

风拂动芦苇的衣襟
你在空中抛出优美的弧线
我手执小扇追过，积攒一瓶星光
点燃黑夜的眼眸

萤火虫呀，我常常在梦里
被你微弱的光
领着回家

椰风

投稿邮箱 hnrbzpb@163.com

地址：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：570216 总值班：66810666 广告许可证：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：66810888 发行部：66810505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：966123 邮发代号：83—1 报费：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.5元 昨天开印时间：1时20分 印完：4时0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